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康

康字季寧吳郡吳人少仕州郡靈帝初舉茂才除高成令光和初遷武陵太守歷桂陽樂安二郡太守以言事徵詣廷尉免召拜議郎出爲廬江太守獻帝初加忠義將軍爲袁術將孫策所攻拒守二年城陷病卒年七十

上疏諫鑄銅人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儉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

宜稅畝而螟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寒兆民怨恨之望後漢陸康傳

尚書令囂

囂等七人皆在靈帝初其姓莫可考梅鼎祚云劉囂字重寧長沙人歷太僕司空

上言請條列立宋皇后禮儀

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今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

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湯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

謝弼

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靈帝初舉有道對策除郎中以言事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為宦黨所陷死獄中

上封事陳得失

臣聞和氣應于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于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

除當作餘

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于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除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

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後漢謝弼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三語次不同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宛人，靈思何皇后之兄，家本屠者。徵拜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中徵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初爲大將軍，封愼侯。少帝即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以謀誅宦官事泄，遇害于嘉德殿。

薦董扶表

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蜀志劉焉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請釋王允疏

夫內親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

訥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後漢王允傳

奏還董后

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後漢董后紀

仇靖

靖字漢德武都下辨人爲郡從史

析里橋郙閣頌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漉盆溢滔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衍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恆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淵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

號爲萬柱過者慄慄㦸乘爲下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隤納人
物俱隋沈沒洪淵酷烈爲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于是太守漢陽
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已建寧三年三月辛巳隸釋作二月[illegible][illegible]此本是三字三月
乙卯朔廿七日也　到官思惟惠利有已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嘉念
高帝之開后門元功不朽乃俾衙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
求隱析里大橋于今乃造校致攻堅□□工巧雖昔魯班亦莫儗
象又醳散關之嶃潔從朝陽之平燥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
道禹導江河已靖四海經記厥績艾康萬里臣□□□勒石示後
乃作頌曰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愛
氓如子□□平均精通晧穹三納苻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鄰仍致
瑞應豐稔□□□□□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兮𡿨兒之間高山崔隗兮水流蕩蕩地既塏确兮與寇

爲鄰口口口口口巳析分或失緒業兮至于困貧危危累卵兮聖朝閔憐耗艾究口兮幼口口口口救傾兮全育子遺佽勞日稷兮惟惠勤勤黃邵朱龔兮蓋不口口口口充贏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

建寧五年四月十八日癸下缺 時衡官口口口口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 下辨仇靖 字 漢德爲此頌 故吏下辨 仇紼字 子長書此云云 時后師南口口口口威明 碑拓本隸釋四 案拓本及隸釋下辨仇靖四字皆泐缺余得西狹頌全拓本對校之此四字可據補也西狹頌云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隸釋所載頌末少一百四十三字非全本又案天下碑錄云析里橋郙閣頌仇子良書名紼今亦據以補缺皆旁注以別之

黽池五瑞畫像

白鹿 黃龍 甘露降 承露 嘉禾 木連理

君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碑拓本隸釋四 案此刻于郙閣頌之前

盧愼

愼涿郡涿人，爲尚書。見元和姓纂

盧公範

凡八月旦，上承露盤赤松子柏上露，爲褻以膏面皮。古人用點灸枝，以棃子爲之，反銀盞中者，朱砂銀枝子也。本注：盧公範者，盧愼家之法也。御覽二十五

凡臘日，上藻豆併頭膏面脂口脂。御覽三十三

盧植

植字子榦，涿郡涿人。建寧中，徵博士。熹平中，拜九江太守，病去。尋拜廬江太守，徵爲議郎，遷尚書。中平初，拜北中郎將，擊黃巾，有功，爲小黃門左豐所誣，檻車徵。事白，復爲尚書。董卓廢立，以抗議免，歸隱上谷。袁紹據冀州，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有禮記解詁二十卷，集二卷。

始立太學石經上書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後漢盧植傳

日食上封事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

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後漢盧植傳又續漢五行志六注引續漢本傳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云云今此少丙子二字

奏事

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

初學記十　案後漢本傳獻書規竇武亦有此小異

后妃者，所以郊天祭地祇，奉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帥正九嬪，理陰德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初學記十

丘明之傳，本末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苞裹人事。書鈔原本九十五

獻書規竇武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于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

特多蔽塞，將有楚人鬻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後漢盧植傳

酈文勝誄

自毗未成，寢蓍譜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縷百家。書鈔原本九十九

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建寧末，府召署假尉，熹平中，歷鹽瀆盱眙下邳丞。中平初，中郎將朱儁討黃巾，請爲佐軍司馬，以功拜別部司馬，尋爲張溫司空參軍，遷議郎，拜長沙太守，以功封烏程侯。義兵起，袁術表假中郎將，又表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初平三年，爲術擊劉表，戰死。權稱尊號，追謚曰武烈皇帝，廟號始祖。案孫策造吳，當編入三國文，孫堅當列前代，梁宣帝父統、隋文帝父忠從此例

到長沙敕吏

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吳志孫堅傳注引魏書

夏育

育熹平中爲北地太守遷護烏桓校尉

上言討鮮卑

鮮卑仍犯塞 後漢作寇邊蔡邕集作仍犯諸郡 百姓怨苦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 後漢烏桓傳蔡邕集通典一百九十六

請收張讓表

張讓等陷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 後漢董卓傳注引典略

馮光

光熹平中爲五官郎中

上言厤元不宜用庚申

厤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厤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已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續漢律厤志中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

陳耽一作躭

耽字漢公東海人熹平中爲太常代段熲爲太尉免復爲太常代楊賜爲司空光和初免復爲太常代楊賜爲司徒

平議馮恂宗誠厤術

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說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已五千六百四十日案日當作月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已來俱得三百二

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
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
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
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
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日冬
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
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
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
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厤紀非一未
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
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
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其文在
書籍學者所修施行已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

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而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續漢律曆志中。光和三年，太常就耽上選云云，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案廣韻就又姓，引後漢書苑頼氏改爲就氏，所備後漢書必非范書。今考後漢靈帝紀及袁宏後漢紀，是年太常乃陳耽，非就耽。續漢志之就耽，兩存之俟攷。）

曹鸞

鸞，熹平中爲永昌太守，上書訟黨人，檻車徵棄市，年九十。

上書訟黨人

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尙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袁宏後漢紀二十四，熹平五年。）

卑整（卑又作犟）

整，雁門人。建寧中為太傅掾，遷議郎。

上疏言沖帝母質帝母宜賜爵

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勞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又別見後漢虞美人傳，編入宦官趙祐文。）

陳雅

雅字伯臺，成固人。靈帝時為諫大夫，上疏不納，出為巴郡太守。

上疏論宦官

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

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卽阼，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絕其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卽陛下所見。今宦官强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妖孽故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尙可以安，奈後嗣何。（華陽國志十下漢中士女）

傅燮

燮字幼起，改字南容，北地靈州人。靈帝時再舉孝廉，後爲護軍司馬，從皇甫嵩討黃巾，有功不封，遷安定都尉，以疾免，復拜議郎，出爲漢陽太守。中平四年戰沒，諡壯節侯。

上疏請誅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于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臣受戎任，奉辭伐罪

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于屢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後漢傅燮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四有小異

議棄涼州對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厲，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星之令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藩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

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內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㠯爲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㠯緝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爲害數世今㠯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師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蔽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邊章韓約寇三輔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詔問本意燮對又見後漢傅燮傳有刪節

諫耿鄙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卒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

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後漢傅燮傳燮為漢陽太守中平四年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

傅幹

幹字彥林魏志武紀注引九州春秋作彥材小字別成燮子官扶風太守終丞相倉曹屬

肉刑議

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于鑿顛抽脅烹煑之刑衛鞅所述為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畧故耒耜未用于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所闇也不識事

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衞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藝文類聚五十四

與張叔威書

吾與足下義結紲素恩比同生初學記十八又御覽四百十作執素疑是執素之誤

諫曹公南征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擧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機則大威有屈

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九年公征孫權注引九州春秋參軍傅幹諫公不聽軍遂無功

王命敘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厤數昭焉著明周爲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我高祖纂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撥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民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動澤不加于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闇于將來又不考之于既往矣自

開闢已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不足畏强不足悍未有成資而
敢失順覩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
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
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贏糧附行
進其策謀遂荷胥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涮遊之業周
旋隴蜀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
其福如彼張玄藐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
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
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于事機發策如神
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
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與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周采訓咨
拔吳漢于小尹擢馬武于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
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于征

伐搢紳惡心于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盈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壞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呼沲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光識其諱強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莽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于無窮奕世不失其通路矣（藝文類聚十）

皇后箴

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敘正位于內頑嚚較暴辛亂妲己共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絕孝成

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已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于內

藝文類聚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升

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御史大夫湯八世孫，仕郡爲綱紀，守外黃令，遇黨錮誅，有集二卷。

白鳩賦 并序

陳留郡有白鳩出于郡界，太守命門下賊曹史張升作白鳩賦曰：

厥名爲鳩，貌甚雍容，丹青絲目，耳象重璽。御覽九百二十一

與任彥堅書

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寡婦賦注、陸機贈馮文羆詩注，又弔魏武帝文注，恩作惠，蹈作躡

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汀瀅，當何聊賴。文選七命注

友論 一作反論，一作反論語，皆誤

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文選魏都賦注、劉峻絕交論注

黃綺引身，巖棲南岳。文選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注

鄭炎

炎字文勝，范陽人。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後風病，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死，年二十八。有集二卷。

對事

客問鄭炎曰：吳王遏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弒，春秋猶以不受為義，不殺為仁。而植謂以吳之亂弒滅亡，釁由季札，札不忍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為，不推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淨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

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先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爲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衞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篡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何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衞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于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

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御覽作從）故曰百里聞者稱善（古文苑又略見御覽十三）

遺令書（四首）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殁身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閒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以見靈魂哉其自卽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于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祼葬班固以爲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祼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而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其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于衆耶后棺速朽彌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

愚下吕當作可

瀆先君之兆域必于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白興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吕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婕吕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蓋容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齔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吕爲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長而繁爲后稷棄之寒冰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厲我之所訓剛爲柔焉弱爲强焉學焉德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吕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吕柔乎懼汝之弱可吕訓汝之强懼汝之德吕不勗汝吕學懼汝之隱可不

平下脫
從事去

敕汝以任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遹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吾戒汝勉從祭爲甘苟示誠汝勉遵梁奠爲苦汝無逸于色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衞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盜府君我爲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廬府君吾父事之張公襃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古文苑

黃翮

翻靈帝時遼西太守

上言流屍事

海邊有流屍露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博物志

諒輔

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爲郡五官掾

禱山川辭

輔爲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隔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搜神記

張文

文熹平中爲郎中

蝗蟲疏

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狠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群下貪狠、成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衆邪、請審選舉、退屏貪暴、僭僞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後漢蔡邕傳注引漢名臣奏

胡母班

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熹平末、拜侍御史、初平元年、以執金吾奉使河內、爲王匡

所收緊獄死

與王匡書

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于獄欲以舋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 魏志袁紹傳注引謝承後漢書又見後漢袁紹傳有刪節亡人子二人作亡人二女

劉岱

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舉茂才光和初爲侍御

史。董卓入洛陽，召侍中出為兗州刺史。初平初，舉兵討卓，屯酸棗，尋擊黃巾，戰死。

與劉子惠書

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彊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後漢袁紹傳注引英雄記。案劉子惠為韓馥冀州治中，馥字文節，何者負也。

劉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薦任安表

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糾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蜀志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遣張魯據漢中上書

米賊斷道不得復通蜀志劉焉傳焉遣張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

建議選牧伯

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蜀志劉焉傳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

劉璋

璋字季玉焉第三子獻帝遣長安以爲奉車都尉奉使諭蜀留不遣興平元年襲焉位爲監軍使者振武將軍領益州牧建安十九年降于劉備遷公安孫權克荊州以爲益州牧駐秭歸

下張魯解福教

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尙道弘明集八引釋玄光辨惑論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詣逆道常劉璋教

劉表

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與張儉等號八俊，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拜荊州刺史，尋加鎮南將軍，封成武侯，建安十三年，疽發背卒，有周易章句五卷。案表有遺袁譚袁尚二書，乃王粲作，今編入王粲集。

進諫王暢

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乎。後漢王暢傳，又見魏志劉表傳注引謝承書

後定喪服 案表與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此卽其一

既除喪，有來弔者，已縞冠深衣于墓受之，畢事反吉。通典八十三

君來弔，屈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獻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于前，聽進，卽堂先哭，乃止于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于對，而不言，稽顙已答之。通典八十三

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日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月耳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爲曾祖父母同通典八十四

父亡則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通典八十九

樊毅

毅字仲德河南人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遷弘農太守

上言復華山下民租田口筭狀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

有垢、故會不脩大室、春秋作譏、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
事荀斑、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霔、滋潤宿麥、
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祠、霽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歡民喜、誠
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毓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
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又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
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稾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
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
寒之窘、違宗神之教、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以
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
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掾臣條
屬臣淮、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縣賦發差、復華下十里
以內民租田口筭狀、隸釋二

趙壹

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初舉郡上計十辟公府並不就有集二卷

迅風賦

惟巽卦之爲體吐神氣而成風纖微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充經營八荒之外宛轉豪毛之中察本莫見其始揆末莫覩其終啾啾颼颼吟嘯相求阿那徘徊聲若歌謳摶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藝文類聚一

解擯賦

丹鴻可殺蠡御覽九百五十一

刺世疾邪賦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

為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㰖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榮納由于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于勢族恩澤不逮于單門寧飢寒于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

哉此是命矣夫。後漢趙壹傳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七七百七十一

窮鳥賦并序時謝恩人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輪，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後漢趙壹傳又見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三百五十又四百八十六

報羊陟書

惟君明叡，平斯宿心。文選謝靈運富春渚詩注

報皇甫規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㠯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㠯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遣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箋，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㠯自慰。後漢趙壹傳

非草書

余郡上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于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蚩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除邪人無其微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于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以爲杜崔之法龜蛇所見也其擸扶柱桓詰屈乏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

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猶謂就書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以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胷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于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技藝之細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于政而拙草亦無損于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

大俯而㨗𧺫不暇見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于𢦤𧺫乃不暇焉第㠯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于彼七經稽厤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于邪說濟雅樂于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淸窮可㠯守身遺名達可㠯尊主致平㠯茲命世永監後生不亦淵乎。法書要錄一墨池編御覽六百一十七百四十九

張溫

溫字伯愼南陽穰人光和中爲大司農中平初拜司空遷車騎將軍進太尉封玄鄉矦免尋爲司隸校尉還衞尉初平二年爲董卓所殺

諫徵朱儁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後漢朱儁傳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
又袁宏後漢紀二十四作張溫議與此小異

程苞

苞一作包字元道南鄭人光和二年漢中上計吏

征討板楯蠻方略對 光和二年

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漢本爲義民復除傜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永初中羌數入漢川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賴板楯連摧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于奴婢箠楚隆于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去闕庭遙遠不

能自關舍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于賦役困羅于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曰虜來尙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遺策不如任之州郡華陽國志又見後漢南蠻傳

和海

海光和初上祿長

上言黨錮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後漢黨錮傳序光和二年

張均

均一作鈞中山人光和中為中郎將中平初為郎中以忤宦官死獄中

因虎見上言

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孼虎者西方之獸爲爲剛猛强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于先帝園陵爲害又言見于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刻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光和三年中郎將張均上言

上言請斬十常侍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盜賊今宜悉斬十常侍懸其頭于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袁宏後漢紀二十四中平元年中郎將張均上書末四句作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克也又後漢張讓傳作郎中中山張鈞上書均鈞可異者微比是一人

許永

永光和中爲司隸校尉中平末爲羽林左監

上書

武庫禁兵所在國司之禁爲災深矣初學二十四引謝承後漢書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永上書云云御覽一百九十一引作許冰

對詔問夢祥

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妒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後漢靈帝宋皇后紀

王芬

芬中平初爲冀州刺史與許攸襄楷等謀廢立不果懼事露自殺

謀作難詭上靈帝書

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二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

烏程嚴

孔融

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靈帝時辟司徒楊賜府中平初舉高第爲侍御史病免辟司空掾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以忤董卓左轉議郎出爲北海相劉備表爲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陷出奔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以忤曹操免復爲太中大夫與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徐幹應瑒爲建安七子有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衞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

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㠯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㠯釣由余、剋像㠯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㠯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後漢謝該傳

上書請準古王畿制

臣聞先王分九圻、㠯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㠯眾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

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剗五等埽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一家關衞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潁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海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爲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以正王賦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寬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建安九年九月大中大夫孔融上書

云云

上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爲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御覽三百六十九引東觀漢記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

三府所辟州郡所舉其不濫惡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

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爲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已未至爲差、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于貍脤、時未入國、魯公已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爲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邪、臣愚以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爲故吏、通典六十八

薦禰衡疏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

史魚厲節殆無㠯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㠯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㠯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㠯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㠯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後漢禰衡傳又魏志荀彧傳注引禰衡傳文選又藝文類聚五十三

崇國防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昬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

王主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嚮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後漢孔融傳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御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已上皆應知昔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後漢孔融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九

肉刑議

古者敦龎善否區別吏端刑淸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

湯之都，頗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後漢孔融傳，又見御覽六百四十九引續漢書，又袁宏後漢紀三十，晉書刑法志，藝文類聚五十四，通典一百六十八

南陽王馮東海王祗祭禮對

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後漢孔融傳

告高密相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修其門閭初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漢鄭玄傳又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鄭玄別傳鄭公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御覽八百三十八引孔融敎高密侯國箋言

繕治鄭公宅敎

鄭公久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

敎高密令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庾之悶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御覽八百四十一

告昌安縣敎

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黃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荒彝器出或者明已饗人（初學記七）

答王修舉孝廉讓邴原教（初平中）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已遺後賢不亦可乎（魏志王修傳注引融集）

重答王修（初平中）

掾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魏志王修傳注引融集）

喻邴原歸有道書

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

根矩可已來矣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

遺問邴原書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諸仰歷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楊人舟楫之勢，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

與王朗書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魏志王朗傳注

遺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目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

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淸相見豈復難哉吳志張紘傳注引吳書

又遺張紘書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吳志張紘傳注引吳書

答虞仲翔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已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淸聖上求賢者梁邱已卦筮寵世劉向已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縱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吳志虞翻傳裴注文類聚五十五

與韋休甫書韋端字休甫

使君足下懷遠乖隔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

獲所訊嚮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傾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介德鮮佐崇奸已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誰爲國家威靈感應亦賢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據已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陰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于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復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也魏志荀彧傳注藝文類聚五十三

案涼州太守韋康字元將康弟誕字仲將皆韋端子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覽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藝文類聚五十五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

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御覽六百八

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藝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許博士書

今足下遊以彝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端、亦丈夫之大勳 北堂書鈔

與曹公書爲邊讓

邊讓爲九州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御覽六百九十三 七百七 引邊讓別傳

與曹公書論盛孝章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

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吳志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文選

與曹公書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後漢孔融傳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又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

與曹公書啁征烏桓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後漢孔融傳）

難曹公表制酒禁書

公當初來邦人咸抃舞踴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巵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

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治者哉。（後漢孔融傳注引融集魏志崔琰傳注引張璠漢記埶文類聚七十二）

又書

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張璠漢記作由桀紂古以色亡國今令不廢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後漢孔融傳注引融集魏志崔琰傳注引張璠漢記）

報曹公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

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吕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吕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于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吕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吕無用罪之耳它者奉遵嚴敎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文選羊祜讓開府表注引訓誨上有來書懇切四字）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後漢孔融傳郗慮承望風旨吕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報　案融傳注引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于鄭玄）

答路粹書

來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

弛相嘲適足還災其身誠無所至御覽九百三十四　案范書曰此爲報曹公書文選注則曹公書乃路粹所作御覽題爲答路粹蓋融集如此今宜兩載之范書兩體作昆蟲歟

周武王漢高祖論

武王從后稷已來至其身相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爲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藝文類聚十二

聖人優劣論

荀愔等曰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閾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于無外沈微淪于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曰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則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曰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頌流于衆聽是曰聲德發

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已久見稱爲君爾藝文類聚二十又初學記十七引兩條

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御覽八百十一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猶人之有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蓋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御覽八百九十七

汝潁優劣論

融已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已上十字從文選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補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潁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灌數萬頃累

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御覽作鴻）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㠯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藝文類聚二十二

御覽四百四十七

肉刑論

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困于廝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嘗遣三府督詔，月一按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存之。諸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頭至耳，髮詣勝（案有脫誤），此自為刑，非

國法之意御覽六百四十二

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益領鐵鎧絕聖甚遠御覽三百五十六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于斷木掘地御覽七百六十二

同歲論

弊箄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阿膠徑寸不能止黃河之濁御覽七百五十七又七百六十六

衞尉張儉碑銘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君稟乾剛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賦姦以巨萬計俄而置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以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難旋宅舊宇衆庶悅

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㠯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惜乎不登泰階㠯尹天下致皇代于隆熙此十六字從文選注補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盜聖主克愛命作喉脣藝文類聚四十九文選褚淵碑注又齊安陸昭王碑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終